

■ 聚焦

# 朱寨散文集《记忆依然炽热》

## 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

□李建军

在中篇小说《不落的明月》(写于1926年1月)中,皮里尼亚克以伏龙芝将军为原型,塑造了加夫里洛夫这样一个人物。这是一个战功赫赫又有教养的将军。他爱自己的妻子,也爱读书。但他是独裁者的眼中钉。尽管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谋杀,也知道自已只剩下最后几天日子,加夫里洛夫还是对他的朋友波波夫说:“你给我找几本书吧……不过你知道,我要浅显些的,要描写好人的,写美好爱情、朴实生活的,写阳光、写人、写人间纯真的喜悦的书。”

其实,加夫里洛夫将军所说的那种好书,在任何时代,都是少之又少的,这是因为,用朴实而充满诗意的方式,写美好的人和美好的情感,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完成的工作——没有高尚的人格,没有对人和世界的热烈和深沉的爱,没有对现实的超越性的态度,是不可能写出那种让人“喜悦”的书的。而以随便的态度“为文造情”,或者为了实现某种外在的目的而写作,却是轻松的,然而,其结果也很坏,那就是真实感的丧失和感染力的下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现在当然不是“末世”,但“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却是普遍的现象。

那么,就没有值得一读的好作品吗?有的。例如,最近出版的朱寨的《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月),就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朱寨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批评家。他的《从生活出发》《朱寨文学评论选》和《感悟与沉思》,是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而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则是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史上的开辟草莱的著作。其实,朱寨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散文作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出版过名为《鹿哨集》的散文集。

他的散文,文风朴茂,情真意切,描写细致,叙事从容,别有一种耐人咀嚼的滋味。

朱寨性格谦和,很少沾沾自喜地把自己当做写作取材的对象,更不属于大语盘空地渲染自己昔日的辉煌,而是一往情深地为他们“写照”,通过追忆“师恩友情”,叙写他们对于自己的恩德。他笔下的人物,从茅盾、周扬、胡风、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李广田、陈荒煤、冯牧、韦君宜,到许广民、罗世文、汪浙成、温小珏、刘士杰、何火任、何西来以及“文学所”的其他人,大都是当代的“鸿儒”,是在当代学术史或当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化人。士为知己,知识分子是引导时代生活的先觉者,作为一群求真理、开风气的人,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更能超越利害的纠缠,更具有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所以,只有让知识分子正常地发挥作用,一个时代的生活才有可能健康和文明的。

然而,在包括“文革”在内的较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却被打成打击的对象。例如,在《顽强地航行——何其芳素描之三》中,朱寨就记录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何其芳奉命去中宣部开会,他推门进入会议室,迎面坐着江青和陈伯达。“他天真地微笑着,加快碎步,走上前去致意。他们却异乎寻常的冰冷,他们的面部和双手没有丝毫的反应,江青却妖里妖气地嘲弄说:‘你怎么胖成这样子了?像个商人!’”江青在何其芳面前的恶劣表现,足以说明在一个反文化化的时代“权力”对“知识”的态度有多么傲慢,有多么粗野。

对“反右”及“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及心路历程的记录,无疑是朱寨这部著作最打动人心也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廊桥遗笑》中,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文革”初期发生在“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悲惨

一幕。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被集中起来进行“大批斗”:“挂黑牌、戴纸帽、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种种糟蹋文明、侮辱知识分子人格的闹剧,都曾先在这里排练。……这时大院里被勒令赴会的已排成长队,全国学界普宿泰斗、知名学者都聚集在此,真是‘洋洋大观!’”包括金岳霖、张闻天、夏衍、邵荃麟等人“都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排成长列,在院子里游街示众,其狼狽情况可想而知。……游街之后,接下来就是接受批斗,即任人打骂羞辱。《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锺书》则记录了杨绛在这次“大批斗”中的遭遇:“她被剪成阴阳头,只好用假发遮掩。一次下班回家,在公共汽车上假发被挤脱,受到车上人的奚落侮辱。”正是这些细节,使得《记忆依然炽热》成为有血有肉的“信史”,为读者了解知识分子在那段特殊时代的生存境遇,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信息。

朱寨尊重那些陷入逆境的学者,赞美他们身上的“书生气”。他笔下的何其芳善良、随和,甚至木讷,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真理,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他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非常反感,义愤填膺,连声说道:“简直岂有此理!太牵强附会了!太不实事求是了!”而且“毫不隐讳地向来访的记者郑重发表了他的看法,并且要求记者把他的意见向上反映”,结果,给自己惹了祸(《顽强地航行》)。还有爱才的冯牧,平易近人的许觉民,勤奋到“拼命”程度的钟惦棐,深情而忧郁的陈荒煤,睿智幽默、光彩照人的钱锺书,“好同志”葛洛,都是朱寨用包含着深情的文字着力去写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他在《俞平老的“书生气”》中所褒赞的“书生气”:“不正是这种‘书生气’在延续着人类文化吗?如果再想到对‘文革’死谏的邓拓、田家英,他们那‘书生气’,不正如邓拓的谏诗

所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脊梁’(如鲁迅先生所说)精神吗?”

朱寨是有心人,善于发现细节,善于通过细节来写出人物的性格,使人读来过目难忘。例如,在《俞平老的“书生气”》中,他这样写俞平伯的认真:“一次,我们这些人都被轰到楼下院去捏煤球。当时已是初冬季节,早晚已有薄冰,却让我们坐在地上把一堆湿煤用手捏成煤球。这是故意的惩罚。我们用手捏的煤球并没有进炉膛,都被围观戏弄的人们就踩成碎饼。”但是,俞平伯却很认真,“他手里团捏着煤,却仰望着天空在想什么,不时自语几句,谁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半天也捏不成球。他发现煤太松散,捏不成个,便吐上几口唾沫。这叫人忍不住暗笑,他自己却不觉得。这成了他书生气的一个笑柄。”这样的细节,非有心人写不出,非有情人写不出。同样,对钱锺书的“流阿言笑”的描写,同何其芳伏案写字、走路姿势以及晚年突然“意识中断”的描写,也都足以见出他观察细节、捕捉细节和描写细节的能力。

何其芳的诗《给G.L同志》中,有这样几句:“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这样多的寂寞地工作着的同志/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朱寨显然很喜欢这首诗,而“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一句,尤其让他感动,在文章中引了好几次。“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这句诗多么朴实、多么美啊!喜欢这样的诗句,说明朱寨的心地有多么仁厚啊!他情感细腻,有同情心,对笔下人物的欢乐与悲伤、幸福与苦恼,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好的诗是深情的、慈悲的,常常是浸润着泪水的,而好的文章,本质上就是诗,至少有诗的品质和情致。

在我看来,朱寨的《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就是有人所写的有情文——惟其有情,惟其朴实,所以才感人,才使人“喜悦”,因而也就特别值得珍惜。

■ 评论

## 被劫持的内心

——东西近期小说创作述评 □王迅

在当代社会中,那种绝对的诗性情感已经式微,《救命》中的女主人公麦可的跳楼行为,就是情感失落后的绝望的反抗。小说以麦可跳楼自杀的场景开篇,给读者以惊心动魄的视觉冲击力。麦可之所以选择自杀,原因在于情感受挫,男友郑石油不和她领取结婚证。在进入阅读的当儿,我们也许会为麦可的痴情而动容。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越来越不知所以。郑石油为什么会逃避婚姻?他是一个负心的男子,还是一个十足的骗子?这是我们的阅读期待。但东西并未把这个人写得多么恶劣,而是让他在后来的故事中处于缺席状态。显然,在这个小说中,作者要凸现的人物不是郑石油,而是麦可。按常理推断,郑石油一走了之,无情无义,麦可应该对他死心了。但麦可的神经并未就此平静下来,而是要求孙畅老师把他找回来。对她来说,郑石油回来了,就意味着爱情回来了。因为麦可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她为爱情而生,也为爱情而死。在郑石油失踪难觅后,麦可便有些心灰意冷。于是她把责任归结于孙畅老师,因为他没有把郑石油找回来。为了劝导麦可活下去,更为了解脱她的侵扰与纠缠,孙畅将同事匡老师介绍给麦可。但麦可并没有就此找到活着的理由,因为匡老师是欲望的符号,要求肉体先行,而麦可则是精神的符号,她要是货真价实的爱情。在她看来,爱情是婚姻的必经之路。没有爱情等于没有精神信仰,麦可可的生命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所以她不断地追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主人公对自我的质疑,这种质疑显然触及到生存的本质层面。在生命历经种种挫折后,人物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这就意味着小说对生存荒诞性的照亮,也表明小说主题由此上升到现代哲学本体论的层次。在叙事中,东西没有过多依赖“现代派”的先锋手法,但这并不是说东西的创作开始向传统回归,而是相反,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拷问的意义上,这部小说依然显示出东西叙事的先锋特质。而这种思考的先锋性,

最终指向的则是一个极具现代哲学意味的命题。

与爱情相比,生命对麦可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失去了固有的神圣感与敬畏感。小说中多次写到女主人公的自杀行为,尽管每次都出于不同的动机,但说到底,都是为了活着寻找理由而不得所致。而麦可每次的向死而生,皆为孙畅老师援救之故。作为人民教师,孙畅从事着塑造人类灵魂的工作,庄严而神圣,而在小说中,出于责任和良心,他充当了生命拯救者的角色。然而,这种拯救并非出于主动和自觉,而是一种被动的无奈之举。在实施拯救的过程中,孙畅与妻子小玲一直处于困惑与矛盾之中。他们无法理解麦可的极端行为,在他们看来麦可的非常态行为超出了人们一般可行的标准。而此前孙畅夫妇本身过着极其庸常和平凡的生活,生活中激不起一丝涟漪。麦可自杀事件发生后,那种久违的激情终于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死灰复燃。在我看来,正是麦可的自杀唤起了他们内在生命激情的涌动。在这个意义上,麦可对诗性爱情不无偏执的追求,对孙畅夫妇实现了爱的启蒙。关于这种潜在影响,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值得注意。作为对孙畅救命之恩的回报,麦可给孙畅家送了一台钢琴。钢琴属于小众化的乐器,它是高雅的象征,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但在孙畅夫妇看来钢琴却是可有可无之物,一再表示拒绝接纳。孙畅说:“如果琴声能当正餐,我就把餐桌扔出去。”这足以证明麦可与孙畅夫妇之间,在生活追求上存在着难填的沟壑。由此我们要问,孙畅老师究竟能在什么意义上拯救麦可呢?从后面的情节我们发现,倘使拯救者不在精神上实现自我改造和价值重建,则无法从根本上打消麦可自杀的念头。在救人与自救中,人物的深度和复杂性渐渐凸现出来。小说的最后,孙畅对妻子的纵情狂吻,也是麦可诗性精神感召下的行为,这使他们的爱情最终获得救赎。孙畅夫妇以自我瓦解的方式对麦可的生命实施的拯救,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个人类精神失落状态发出的呼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孙畅的灵魂不可避免地也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自省。

如果以东西此前的创作为参照,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从思考的深度看,我认为这两部小说都应当被纳入他最好的作品之列。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作品对时代人心的尖锐的穿透性,它直指指向现代人被劫持的精神状态。东西以执拗的方式逼视我们“内心的尴尬”与精神的重负,在对当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剖析中洞穿了我们生存的本相。

东西的小说以“冷幽默”著称。那极富生活质感而又无不滑稽的语言,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却能体验到致命的痛感和沉重的气息。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双份老赵》(《作家》2011年第1期)和中篇小说《救命》(《人民文学》2011年第2期)就是对既往叙事风格的坚守和延续。一直以来,东西以审美的方式致力于人的“内心秘密”的打探,而对这种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开掘,又是以举重若轻的叙述来实现的。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说,东西采用一种“轻盈”的叙述方式,以极轻的形式表达了极重的内容,再次照亮了现代生活中潜藏的“沉重感”。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老赵和麦可)都属于“思考型”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沉思者和追问者。在《双份老赵》中,东西把审美视点投向人的“内部现实”,而由“内部现实”折射出的,则是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人的生存现实。为了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老赵做任何事情都很细心,都会留有余地。在理财方面,尽管其子女小夏所供职的银行实力最强,但老赵还是不放心,并未听其劝告把钱全部存入这家银行。与小夏出游中,老赵的安排总是精细周到:预定房间时会要两间,随身携带针线以防衣裤破损。而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安排,最终捕获了小夏的芳心。后来的生活中,小夏发现,老赵有个习惯,无论买什么都要双份,甚至连孩子也要双胞胎,以防不测。而原因很简单:多备一份,心里才踏实。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赵竟然把家里所有的东西一分为二,悄悄转移到他购买的新房中,复制了另一个家!而当小夏拿着钥匙打开新房的那一刻,更大的意外发生了:小夏看到一个人人就像自己的孪生姐妹。当然,老赵最后的命运很凄惨,他因犯重婚罪而被捕入狱。但这个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赵的双份生活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其实,掩卷之际,我们不必大呼小叫,因为老赵就在我们身边,是熟悉的陌生人。小说以夸张的手法 and 轻喜剧的形式,展示出代人的普遍心态:焦虑和不稳定感,换言之,这是一种被劫的精神现实。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内心的危机感并非内心制造的幻影,而是根植于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中。

在当代社会,“多元”价值观普遍流行(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或者说是价值的游移和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世俗生存的需要,但无疑又是以中心主体价值体系的消解和颠覆。这种悖论构成了东西小说文本的内在张力。东西深知,

■ 关注

# 自传中的自夸与自重

□金星

1933年,胡适在其《四十自述》的《自序》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但在当时,这仅是他的古道热肠而已,“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胡适的这班终不肯下笔的老辈朋友,是指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梁士诒等人,都是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竟没有一点自传类的文字留存后世,实在是莫大的遗憾。据说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等人也曾受到胡适的“坚请”,于是也就有了《蔡元培自述》及陈独秀的《实庵自传》,但仍是少得可怜,因而也就弥足珍贵。可如今就大大地不同于以往了,顾盼自雄的传主不请自来,自传类书籍铺天盖地,这其中比较吸引眼球的有《岁月随想》《日子》《不过如此》《惜我一生》等等,在由《青年时报》制作的“2010时报年度最受争议图书榜”中,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和唐骏与胡腾合著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都位列前列。而且,这些自传绝对是“赤裸裸地叙述”,适之先生对此不知是大喜过望,还是大摇其头。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传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断审视,甚至如卢梭写作《忏悔录》那样,需要的是真诚的忏悔与朴素的表达。而真实是自传的底线,平视乃至俯视则是写作自传时采取的角度。有些人一提笔作自传,总难免自命不凡,逞异夸能,也如卢梭所说的,“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近读《范曾自述》。在第12页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艺术作为:“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第13页,“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那是由于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光辉的历史,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人们喜爱我的画,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魂,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可以从我的画中感受到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历来君子不自大其事,如此自许,要想不引人注目,也实在很难。《黄永玉自述》中,有人问道:“黄老师在五七年‘反右’当中,和五八年到五九年的‘大跃进’当中有没有画过什么作品?是主动画,还是被动地画?”他坦然作答:“我画过,但不画,还硬卖力地画。画过《万箭齐放》中的跳舞》,这张画将来有机会要展出来。我是完全主动画的,我非常相信如果是这样子真是太好了。但是我惟一不相信,一位教授夫人告诉我一亩地有25万斤的白薯。我说不可能,25万斤的白薯该有多么厚的泥,把一亩地铲出来有多么厚才到25万斤,哪里还能生出白薯来呢?讲完之后我又后悔,怕她揭发我。”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历程,如实地来,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文过饰非,如此,一个真实的人就在字里行间站立起来了。

但当今自传类书籍中漫然夸口的现象又显然是日甚一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曾有言:“我从来不太相信那些成功人士的自传,那些介绍名人成功的书籍也只不过是他们的炫耀罢了。如果不能保证真实,那么宁愿少出,甚至不出。”不可能有的,眼下出版业空前宽松,更何况有钱能使鬼推磨,随着成功人士的层出不穷,此类书籍想必必将滚滚而出。问题是普通人出自述类的书聊以自慰也就罢了,有些所谓的公众人物,理应有着比普通入更高的道德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却也耐不住寂寞,利欲熏心,急于坐大,不仅失却了该有的担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害群之马。李敖的新书《虚拟的十七岁》被读者大为诟病,偏偏他在书中再次自夸:“我是中国自古到今最独来独往的、也最能独来独往的伟大的知识分子,不入党、不阿从、不曲学、不逃世、不寒酸、不孤愤。我是伟大的自大狂。”宋代陆游九渊在《与包显道书》中指出:“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体皆是道义。”这堪为作自传者平心静气之要义。

当然,再回到本文的开头,胡适的这班老辈朋友终不肯下笔,原因自然很多,但要知道,这些人人都极为通达,“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不妨可作如是想。事实上,梁启超诸人,我们至今不是都还念叨着呢?

广告

本期看点:报告文学《小升初:拨不开的迷雾》揭开小升初大战令人惊悚的内幕,《穿越“死亡之海”》再现半个多世纪前解放军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解放和田的传奇;实力作家须一瓜描写父女爱恨的中篇新作《蔓萝》,陈斌先的中篇力作《行走的姿态》揭示换届当口诡秘难测的官场百态。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期期精彩!每期一百六十八页定价8.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96.00元,全国最实惠的原创文学月刊。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销售热线:010-66031108,66076061。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现实中国  
小升初:拨不开的迷雾(报告文学)……于忠宁  
穿越“死亡之海”(报告文学)……咏 谦  
作家人气榜  
蔓萝(中篇小说)……须一瓜  
与生命有关的一切(评论)……何向阳  
好看小说  
行走的姿态(中篇小说)……陈斌先  
老郎同志123(中篇小说)……秦泰福  
天命(短篇小说)……张宝全  
三峡夜行(短篇小说)……曾纪鑫  
文化观察  
“当今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爱情”问题讨论之六……何自成 王 瑛等  
真情写作  
父亲的遗产(散文)……云 子  
写给同桌的你(散文)……刘杨体  
天瑞地安(组诗)……林新荣  
在工业轰鸣中庄稼的疼痛(组诗)……陈德根  
天下中文  
谁的故乡不沉沦(散文)……耿 立  
远离故乡的中国菜(散文)……腊月闲婆婆  
从北京走过(散文)……李天斌  
姐姐的醋意(散文)……黑 斌  
我与《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我的铁哥们儿……泽 津

中国诗歌 2011年第五卷要目 主编:阎志

头条诗人 镜子里的自画像(组诗)……张作梗  
名家新作 经年无恨(组诗)……郁 葱  
原创阵地 郁 葱 白玛措木 菜 耳 指 纹  
郁 葱 白玛措木 菜 耳 指 纹  
巫小茶 焱 冰 甘文良 张凡修  
何燕子 若 离 郁 芬 苏 白  
苏新明 郁 离  
实力诗人 辛 酉 盘妙彬 洪 烛 潘红莉  
曲 近 李 隽 苏 黎 彭俐辉  
诗人访谈 在山水中找诗人的灵气……田 禾 邹建军  
当时明月在(组诗)……陈满红  
女性诗人 张烨代表作选  
诗人档案 胡风新诗选  
新诗经典 胡风新诗选  
天下文章 泪眼举杯向天堂……鲁 克  
诗人人生……陈其旭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元。免收邮费。电话:027-61883208。投稿邮箱: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业社区《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

做了“写作控”就等同于得到一把天赐金钥……王 琛  
遍地伤花(中篇小说)……李德南  
回忆一轮明月(散文)……李德南  
我的文学生活(创作谈)……李德南  
省思与跨文体写作(评论)……倪志娟  
新乡土 1988年的摇滚(短篇小说)……梁山坡  
贴着大地生活(散文)……吴佳骏  
新都市 刑警李冉(中篇小说)……张子雨  
痒(短篇小说)……郑小驴  
新诗风 [每月推介] 流沙坠简……鹿 培  
我的火蛇……金铃子  
洁净时光……孙 夜  
雾(外二首)……保 保  
在峡边(外二首)……阿 鲁

名譽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号: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zp2001@21cn.com。

二〇一一年第五期总第五百七十六期要目

作品 下半月刊